

蘇學士文集

三

蘇學士文集

PDG

蘇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粹隱堂記

天之生蓄萬物紛綸渙散雖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衆矣必役之以人然後無所棄百工衆技機智纖悉海瀆之廣山壑之邃不能以自藏放乎其自然動乎其無知祕怪異類判然一出則必可羈括而就有爲是生之而不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蓋物之大者也而又自相置次才者多不得其地皇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剛直之士一不與細合則颺然遠舉遁名匿迹惟恐有聞於人也惟儼者爲浮屠往來

京師三十年獨喜吾儒氏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
經營世好嘗欲衣冠儒間搖撼當世取高位以開所蘊
知其聾牙不當平遂閉戶不踐外庭謝絕過從有不樂
見者雖貴勢不肯一接與語務爲異衆之行求棄於時
自置其室爲粹隱堂雖在穰穰大衆之中一室截然斗
清無纖喧微塵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
二人觀其議論使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
沒沒以訖其身嗚呼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
通者以此道之也

東京寶相禪院新建大悲殿記

京城之西南有佛廟曰寶相院中有層閣傑然以庇大像其像高數十百尺而閣又加是世傳隋大業中所爲蓋亦可信矣大業於今年祀雖遠閣與像甚完是必少壞後人隨而葺之也國朝祥符中有詔葺之完矣天聖戊辰歲浮屠慶祥者又欲於閣之陰以鐵範像號大悲而又閣焉事暴聞上上爲命入內押班江德明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德用入內高品鄧惟素三人徃司之又詔有司給鐵及薪炭十餘萬斤明年夏五月慶祥卒德淮嗣之庚午秋始作巨冶大橐一鼓而就手目千數較無一闕侍衛跼坐嚴正森立如有神助陰爲之容雖

刺繪之工所不能及明肅莊獻皇后崩閣廢不作已而
又命入內供奉官趙用志朱文用易閣以殿景祐元年
又罷之德淮隳懈自劾去衆以今智圓大師方益主之
三年入內都知王惟忠列章以白上旨可焉以諫官言
又罷之四年方益搥鼓以聞乃賜禁錢四百萬以入內
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承吉入內黃門馮正己籍用之
踰年遂就予始聞之疑其久而後能成也及觀其閤豁
奧大然後歎息焉噫在昔聖人因人情而制禮也是故
宮室服用必有度上下等殺各安其分限而無流暴之
患此三代之所以爲盛也自漢以下無制作幸而識其

流風監以自足乎一世故頗亦有所放矣佛氏之教入中國當其無制之世其宮室服用之作隘者猶能上王者一等後世奉之益熾今民遠於三代而但見隋唐之事以爲古可法奔於夸勝之境莫知其紀是以朝廷殺閣以室屋而又滯畱久之而不亟爲始於戊辰而訖於景祐戊寅十餘年間三以廢格是亦監而有意焉爾非中寺之贊方益之慤而事其事則烏能成之哉蓋欲識其始以永於後故求予文琢於石云時慶曆二年四月五日記

并州新修永濟橋記

太原地括衆川而汾爲大控城扼關與官亭民居相逼

切每漲怒則汨漱沙壤批

步結反

齧廉岸勢躁豪頗爲人

憂今參政陳公前守是郡修巨防以障之乃西漸

七廉反

不復虞潰漏然而當數州之空

孔音

道傳遽商役日往來

挑達不暇自朝廷置守餘五十年無梁構得以直捷流

悍且淺復不勝方滂以爲濟行者苦於涉久矣往往中

道遇暴不善游則溺焉常歲秋冬之交陽曲誅民錢妄

三百萬役農人不翅數千權爲徒杠猶號便利春則撤

去以避奔衝蠹勞相纏觸寒瘕隋者十八九吏緣姦永

民則甚病衆謂當然不可改革庚午歲天子輟諫議大

夫張公領鎮亦既至止悉條政務訪覽物害者得聞斯
欲興遠謀默有成算遣牙吏秦謙助浮屠輩以諭郡中
命行衆慝勇輸其有俾歸之縣官籍而領其事豪之頑
嗇者市語於人以謂邊氓騷之則急變生且礙詔句言
寢淫滿道路間公所守益慤掣搖不解未幾計其貨登
徒杠三倍矣公曰可矣乃卜期少者獻力老者餽餉斬
北山之材編連宛委塞川下流百選堅直豎以爲楹長
踰六仞半植水下巨棟上偃密楯對走左右支翼神不
可拔中並四軌直亘百丈人忘劬瘡周歲告就騰突軒
延蔚若變化民請徙市以落之絃竹歌謠舞手相交稚

耄走趨既過復返賈販旁午以嗟以喜邑之吏用歌曰

汾流湯湯不復濡我裘裳汾流瀾瀾

武陵反

不復溺我攜

提不死不弔我公之造予聞子產爲鄭以乘輿濟溱洧人孟子謂惠而不知政公之力是物也以佚道使民絕子產遠甚故予敢琢文於石以監後明道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記

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

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右之池館也坳隆勝執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旣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

哉噫情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遇於物而後
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
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
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沖
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
閱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即登靈巖之顛以
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嶄然特起霞雲采翠浮動於滄波
之中予時據闌竦首精爽下墮欲乘清風跨落景以翱

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紆然思於一到惑於險
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膈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
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
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沂泗七十里而遠初宿
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
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峰
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峰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
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
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
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游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

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鑿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樸厯歲未嘗有訴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以樹桑梔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峰又居山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爲洞庭勝絕之境居山之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藝捕采之勞浮屠氏

本以清曠遠物事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深遠
勝絕之地壤斷水懾人迹罕至數僧宴坐寂嘿於泉石
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介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
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喝然
破散無復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
之羽翰飛出於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三年其徒惠源
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見請攬筆直述且敘昔
遊之勝焉耳

處州照水堂記

括蒼郡署冠山之椒林壑蔽翳故當暑有蒸鬱之煩至

者或神明不開則事務隳廢咸平初楊文公起凝霜閣
下覽平曠得遙岑遠林之賞當時固已爲嘉處矣景祐
中孫公元規以言事南遷移守此郡者政之始衆務畢
舉乃歷訪雄勝之地以圖燕休又得西北隅絕巘之顛
剗去叢叢化出異境溪山之勢奔放至來始規地命名
詔徙他郡後更三守泯然不尋李君然明之來刷剔隱
滯網條一新吏民曉然踰年甚便然後思有所以自適
且將以風迹畱遺乎後人景與意并止獲乎元規之地
遂構廣廈且以照水題之庠豁虛明坐視千里雖甚盛
暑灑然如秋有長溪者源自閩來趨過檻下前向南明

山蓋三平之舊隱也蒼峰古剎陰晴隱見又於東南創
月軒稍却爲燕閣閣之右又爲風亭亭前啓軒曰夕霏
是皆出於照水而出於斯意也華櫬髹楯下上相煥易
去榛莽與政俱新蓋根於元規成於然明使元規之久
則然明樂其成矣然明之去速則來者其謂斯何二君
默契遂亾異趣是政之所起故自有乎後先一日然明
書來求予文其事予慨然東望神爽坐馳恨不能劇飲
酣歌俯仰周覽於其上又不能具道其營建之勤山水
之勝徒胷中耿耿終日有所思然明或能圖以爲貺使
予對而銷憂尚可更發詠歌以足其未至者矣

浩然堂記

曾君將之杭官旅於蘇嘗登于滄浪之亭覽景四顧慨然有棄紼冕相從之意予始未以其言爲信也君遂周訪城中物境之嘉者又得閭南之圃焉罄囊中所有日夜自營緝築堂其間取孟子養浩然之氣以命名一日會予於堂求予文以道其意予觀世之仕祿者奔趨竭蹙皇皇乎病日月之速亡須臾之間以自放顧安肯棄其貲裝易清冷深僻之地而爲適也又將均其志慮包蓄誠議以自廣不亦庶乎君子之道焉至於環池以步乘城以觀則竹樹江山之勝蕭然滿前表裏風物不可